

本文



與帆足鵬鄉書

僕本草野小民。生長於山陽深谷之中。歲踰弱冠。始知讀書。頗慕君子長者之風矣。常就隣鄉丸川千秋者而學焉。嘗問之以當世取負者。千秋乃出一書。示僕曰。是為南豐脇子之文。我畏友也。交莫厚焉。今也亡矣。乃及讀之。雖未能盡解。而游乎其學。溫乎其言。竊知當世取負者乃其人也。嘗喜讀之。而又深憾其異世不可復見焉。後反閱其題跋。始得觀先生之文。乃知其學之傳。悉在乎先生也。忻然喜曰。既不得見脇子。得見

特別

又4

4899

44



此人斯可矣。爾來屢聞諸西人之言。得
詳先生之誠。實冠于海西矣。僕亦益讀
書。積疑甚固。問之漸多。欲取正於四方先覺。
而心常嚮往于先生。去歲千秋就木。奉
其遺命。負笈於上國。會曾邂逅于先生門人
小涵生。一見未言他。生問先生尊履何如。
生乃出為文若干篇及肄業餘稿者示焉。
狂喜揮讀。略卒業。文辭之宏。議論之卓。
淺見未學。固非所能窺測。然竊惟及其說
大道之原。則皆引而不發之言。似待後進
之習者。而亦多與僕平日積疑甚固問者曾安
於是每讀悒然警服。拍案稱奇。嚮往之

夫此言
之妙
不可
及也

洛陽の
程朱の
論議の
妙なり

念益切。雖身在東。心未嘗不西飛也。獨奈遠
遊有方。未能遽而轉。憾恨無已。遂與小涵生
謀。使生請之先容。敢叨修書。將有先質
其疑問大者一二也。抑僕始讀書。從事洛閩
之教。一意崇奉。後稍涉于漢唐諸儒
之言。反復三代之書。始知其言有古今之異。
心竊不自安。取近世諸儒復古之說。嘗試
讀之。其改今則有之。復古未見之。且其為說
大率破綻滅裂。無可據依。是以僅而厭之。不
能卒其業。乃歎曰。去聖遠矣。六經殘缺。無
已則紫陽之學乎。其言間有可議者。而士君
子立身。於是取其準。則庶乎不差矣。遂再

奉其學。而未能之信也。今求師於上國。與
聞諸名家之緒論。亦唯欲自信其未能信
者也。而夫諸名家之立言。亦各是其是非
其非厚之堅自固。其之難得而窮詰。未能使
僕有信也。非其不能使有信也。僕之未能
信也。是則僕平日積疑蓄問。最其大者。而
今諸先生之文。纒々于既盡發其所端。是其
所以啟服稱奇。不知所措也。先生有臨子之文
也。有曰。近世諸儒知變傳之失。而無易之。又
肄業餘稿曰。朱註利於初學。而害於學者。
又曰。大學須以窮理為首務。是皆僕宿疑盡
發其端者。而皆所謂引而不發之言。非審問

明辨即竭其旨。矣足以聞其變奧哉。是
以又有今日之問也。敢問。今日之學。所以易
其失者果何物。除其害之方由何事。所謂
窮理者。與宋儒所說者。異因何如。此皆大道
之要。恐非一言可盡。然幸揣其要而示
賜之。則三隅之反。不敢不勉也。僕生二十有
八年。讀書向學。未過六七年。藐焉一介書
生。雖不足容足於大賢之門。而志有所存。
不願踐世俗之迹也。唯學之未明。識之未立。
尚違々于兩歧之地。幸賴先覺指揮。開示生
路。則十駕之功。將有所展力焉。唐突奉書。
犯瀆龍門。惶懼曷勝。雖然僕始知先生。得之

於膈子之文。觀膈子之文。得之於千秋之教。
而千秋於膈子。如此其厚交也。是未爲無
所由。而今亦有小河生爲之先容。則未如孔
融。干李膺之妄言也。倘得容聽。一生幸甚。

山田 球